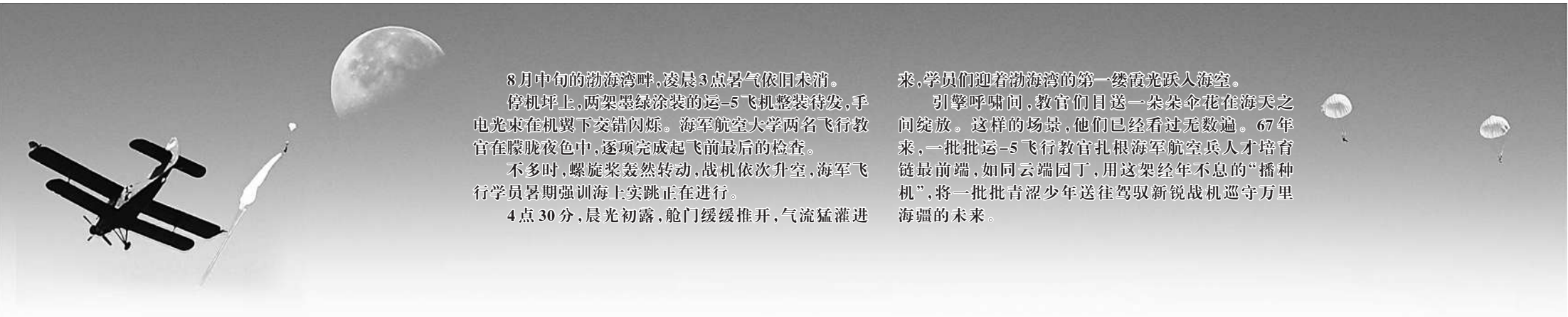




8月中旬的渤海湾畔,凌晨3点暑气依旧未消。停机坪上,两架墨绿涂装的运-5飞机整装待发,手电光束在机翼下交错闪烁。海军航空大学两名飞行教官在朦胧夜色中,逐项完成起飞前最后的检查。不多时,螺旋桨轰然转动,战机依次升空,海军飞行学员暑期强训海上跳伞正在进行。4点30分,晨光初露,舱门缓缓推开,气流灌满进

来,学员们迎着渤海湾的第一缕霞光跃入海空。引擎呼啸间,教官们目送一朵朵伞花在海天之间绽放。这样的场景,他们已经看过无数遍。67年来,一批批运-5飞行教官扎根海军航空兵人才培养链最前端,如同云端园丁,用这架经年不息的“播种机”,将一批批青湿少年送往驾驭新锐战机遇守万里海疆的未来。

云海深处,伞花盛开

■刘任丰 张晓峰

礼赞最美军校人

筑梦

无论战机如何更新换代,总得有人坚守雏鹰奋飞的起点

正午,停机坪热浪蒸腾,刚结束海上跳伞训练的年轻飞行员整队退场。飞行教官刘景平立在运-5飞机身边,目送年轻的身影远去,眼中满是欣慰:“这些小伙子我都带过,如今很多人都飞上舰载机了。”

身边年轻的教官刘世俊带着敬意问道:“新型运输机接连列装,您守着运-5大半辈子,就没想过换机型?”

刘景平的思绪被拉回到1991年那个黄昏。

刚毕业报到的刘景平,望着落日余晖中排列的运-5飞机,也曾好奇地问带教教官宋海贵:“咱们今后就靠这型飞机闯蓝天?”

宋海贵抬手抚过温热的机翼,看着这架当时还算先进的战机,语气郑重:“这可是国产第一型运输机!当年,几乎每一名叱咤海天的飞行员,都要从这里迈出第一步。无论战机如何更新换代,守好雏鹰奋飞的起点,就是我们的使命!”这番话,牢牢刻进刘景平心里。

宋海贵所说的“第一步”,就是跳伞。早年的运-5机身兼数职,除了常态化跳伞保障、初学学员带飞,每逢林区春播,机组还要带着学员支援地方建设,执行飞播造林任务。

奔波岁月里,老机组飞行员时常打趣:“咱们的飞机啥活都接,唯一不变的,就是后舱永远坐着怀揣飞天梦的年轻人。”

学员换了一批又一批,慢慢地,运-5飞机老了。随着海军加速转型,运-7等新式运输机陆续列装,海军各部队的运-5飞机陆续撤编换装。许多老飞行员依依不舍地移交了相伴多年的“老伙计”,参训保障任务最终集中到刘景平所在中队。

外勤任务精简了,但教官们肩上有育人的担子愈发沉甸甸。

那场横跨陆海的长途参训,是所有教官共同的记忆。那一年,两架运-5飞机结伴出征,4个月里辗转上万公里。

行至东海空域时突遇强对流雷雨云团,能见度骤降,同机组领航员擦着额上的冷汗跟刘景平诉苦:“航线陌生、天气多变,这么远的航程,实在熬人。”

刘景平转头看着端坐的学员,回应道:“我们辛苦些无妨,只要舱门打开,孩子们们勇敢迈出这一步,所有奔波都值得。”

他们小心绕开恶劣天气空域,成功抵达目标点。舱门推开,一群年轻人迎



海军航空大学某基地运-5飞行员保障学员跳伞训练。

刘昭远摄

风跃出。

“刘教官!”一声爽朗的呼唤将刘景平拉回现实。一位完成海上跳伞的舰载机飞行员快步上前敬礼:“当年就是坐着您的运-5完成首跳,我才有今天驾驶舰载机的机会。”

“我们的使命,不仅是保障跳伞安全,更是守护初心,守护飞行梦。”刘景平望着饱经风霜的运-5机身,对刘世俊缓缓说道。

时代更迭,新机列装不停,而这片由老战机驻守的停机坪,始终如一地托举着年轻人奔赴海天的滚烫梦想。

亲友年年劝临近停飞的刘景平歇一歇,他总是摇头。因为他知道航线可以通往四海,但育人的阶梯不能缺少这一个,总得有人坚守。

塑梦

“放心去跳,我们为你护航”

盛夏午后,模拟跳伞训练场内气氛紧张。距离实跳考核仅剩几天,学员们利用午休时间围着仿真机舱反复操练。

一轮轮模拟下来,学员们的分化悄然显现:有人动作行云流水,自信从容;有人紧攥伞包带子,手心汗湿,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是大地扑面而来的恐惧。

学员刘钦就是后者。

按照规定,实跳前,所有学员要在地

面停放的运-5飞机上进行登机实训,感受真实后舱环境,透过舷窗熟悉外面的天地,为升空一跃做最后准备。

然而,这看似简单的环节,却成了刘钦的心理关卡。

看着队友依次跃出舱门,他站在舱门口,望着仅半米高的地面竟一时愣神,在教官催促下才从飞机上跳下来,攥拉绳的手捏得发红。

年轻教官弭佳兴将这一切看在眼里。他与学员年纪相仿,深知首次实跳前的紧张。训练间隙,他请来经验丰富的教官张晓敏,一同走到蹲在草坪上用树枝画着“T”字着陆点标识的刘钦身边。

“在琢磨怎么着陆呢?”弭佳兴轻声问。

刘钦有些不好意思地丢掉树枝:“地面动作练了上百遍,就怕升到高空辨不清方位,偏离着陆区。”

弭佳兴耐心拆解实操技巧:“别只死盯着‘T’字标。先把整片训练场的地形记熟,找准远处山体等参照物确定大方向。心里有底,再严格按指令行动,就不会慌乱。”

张晓敏则道出中队代代坚守的铁律:“飞行路上,没有‘应该没问题’,只有逐项核对后的‘确认没问题’!这是跳伞的安全底线,更是逐梦蓝天的立身根本。”

张晓敏说起一次暗夜飞行经历,飞机进近时突发异响,机身剧烈震颤,正是凭着“凡事必确认”的职业本能,他迅速判明是发动机活塞连杆断裂,冷静处置后平稳迫降。

“你们未来都有可能驾驭战机驰骋

海空,务必牢记‘精准、守纪、零容忍’。”张晓敏语气恳切,“身处险境化险为夷,绝非侥幸,靠的是日复一日抠细节、守规程练就的过硬底气!”

清风吹过停机坪,吹动肩头的伞包绑带。刘钦心中的郁结慢慢散去,茫然的眼神逐渐被坚定取代。弭佳兴拍了拍刘钦的肩膀说:“放心去跳,有我们为你护航。”

实跳当日天朗气清,张晓敏、弭佳兴驾驶运-5飞机飞向任务空域。舱门打开,呼啸的气流涌入机舱。刘钦站在舱门边深吸一口气,心中有了方法,他再没犹豫,纵身跃出。洁白的伞花在空中绽开,载着他稳稳落向预定区域,平安落地。

张晓敏望着刘钦收拢伞具的背影,对弭佳兴说:“飞行如同做人,本事需苦练,走路要踏实。只有把基本功练过硬,把前行的方向看清,才能在蓝天上飞得稳、飞得远。”

圆梦

飞机盘旋的空域或许不大,学员们未来的航程却很远

落日熔金,橘红色余晖铺满场站停机坪。

刘景平坐在运-5飞机后舱,指尖轻轻摩挲那本边角磨破、字迹泛黄的飞行笔记。

“机长,又在翻笔记?”刚结束带飞的



00后教官时文岩快步走来。

刘景平抬手将笔记递到他面前:“攒了几十年的‘家底’,往后得靠你们年轻人传下去了。”

时文岩作为海军航空大学与清华大学联合培养的双学籍飞行员,在校时深耕前沿航空理论。两年前,当窗面大多奔赴列装新型战机的部队时,他却来到这个中队,与运-5为伴。

第一次钻进这架老式螺旋桨飞机的座舱时,满眼晃动的是仪表指针,没有智能化辅助系统,机身每一处线路、每一颗铆钉都透着陈旧,他心中难免失落。

休息时,他忍不住向刘景平吐露心声:“机长,同学们都去驾驭新战鹰了,我守着这‘老伙计’,一身所学怕是……”

刘景平没有多说,只是告诉他:“亲自飞一次,你就懂了。”

那天,时文岩第一次驾驶运-5飞机保障跳伞。拉杆升空瞬间,气流迎面冲撞机身,整架飞机泛起细密而连续的震颤。

看着座舱里不停跳动的指针,书本上抽象的升力、阻力、空气动力学公式,瞬间具象化为眼前真实的参数变化和操纵反馈。

飞机沿海面飞至指定空域,舱门推开,身后满怀憧憬的年轻学员,让时文岩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——那个同样站在舱门口,既敬畏高空又无限向往海天的青年。

着陆后,他找到刘景平,语气坚定:“机长,我明白你常说的那句话了,我们是托举追梦者的‘摆渡人’。”

刘景平欣慰点头:“运-5盘旋的空域或许不大,学员们未来的航程却很远。从这里振翅起飞的雏鹰,将是海军航空兵的中坚力量!”

海天之间,有传承,也有创新。鬓角渐染霜华的刘景平,扎根训练一线,将数十年积累的飞行经验,安全铁律倾囊相授。时文岩则稳稳接过了接力棒。他不仅守好老传统,更以创新思维为岗位注入新活力。

一次常规跳伞保障中,主副驾沟通出现盲区,导致开启舱门时出现短暂延迟,虽未影响任务进程,却给机组敲响了警钟。

复盘会上,时文岩主动将此事摆到桌面:“一秒钟的迟疑,也是不容忽视的安全隐患,座舱职责必须清晰明确。”在校系统学习过机组资源管理的他深知,权责不清、操作脱节,是飞行安全最大的风险。

说干就干。他牵头组织中队骨干,逐项梳理座舱操作流程节点,明确口令下达、指令核对、设备操作等责任人。他还沉下心整理老一辈数十年口耳相传的经验,结合现代航空管理系统归纳,一步步编撰完善《运-5机组资源管理手册》。那些言传身教的规矩,变成了一条条清晰规范的条文。

老机场、老战机,因为这群敢担当、善创新的年轻面孔,焕发出崭新生机。

当启明星攀上塔台,一架架运-5飞机赶在朝阳初升前次第升空,再次飞向远方。

版式设计:许 硕

学员心声

天山南麓戈壁深处的某驻训场,茫茫荒滩,遍野砾石。暑假伊始,我们专升本军士学员跟随陆军某旅,开始为期2个月的实习锻炼。

身为一名在江河之畔长大的湖南人,西北戈壁严酷的自然环境,对我而言无疑是一场考验。烈日、风沙、高强度训练课目叠加在一起,实习的艰难远超想象。

一次乘车长途机动,路上的颠簸搅得我胃里翻江倒海。恍惚间,我想起前不久拜访抗美援朝老兵郭大为时的场景,郭老那句“吃尽千辛万苦,才担得起千山万水”的叮嘱,忽然回荡在耳畔。

时光闪回。一天上午,我和几名战友跟随教导员敲开了郭大为的家门。

郭老虽已93岁,身姿却端正硬朗,说话声音洪亮,脸上漾着浅浅的笑意。客厅陈设简朴,最显眼的是桌上那只印着“赠给最可爱的人”的搪瓷缸。

「吃尽千辛万苦,才担得起千山万水」

■陆军兵种大学某士官学校学员 张涛

大家围坐下来,郭老讲起当年在朝鲜战场的往事。

“那时候,一把炒面一把雪,就是一顿饭。”郭老端起那只搪瓷缸,手指轻轻摩挲着上面的字,“这缸子跟了我70多年。在坑道里,喝水用它,吃饭用它,给伤员喂药也用它。一天就一茶缸水,洗脸、刷牙,全指着它。”

他说得轻描淡写,我听得心里发紧。

“最苦的不是没水喝,是看着战友倒下。”郭老的声音低沉下来,“一次夜行途中,突遭敌机轰炸,等我卧倒后再起身,发现衣眼前襟上全是血,原来是前面的一个战友被弹片击中,流血过多牺牲了。牺牲前,他把枪支弹药紧紧抱在了怀里……”

顿时,屋子里安静极了。我发现郭老的眼眶泛红,一滴泪珠沿着眼角滑落。

教导员轻声问:“这样艰苦的岁月,您是怎么扛过来的?”

郭老沉默了几秒,朗诵起自己写过的一首诗:“走进军营走进连队,天天品尝艰苦的滋味。艰苦,是挖工事时的血泡;艰苦,是潜伏时饮下的冰水……战士只有吃尽千辛万苦,才担得起千山万水!”这些话像一颗种子,在我心里扎根。

作为一名服役多年的军士学员,我本以为早已习惯野外的艰苦,可此次驻训依旧给我带来不小挑战。连贯战术机动、昼夜协同推演,高温炙烤下,不但体能时常逼近极限,如何把课堂理论转化为复杂条件下的实操能力,更是摆在我面前的一道难题。此时此刻,郭老的话给了我莫大的力量,每当我遇到困难想要退缩时,都会在心里将他的话默念几遍。

同时给予我鼓励的,还有实习所在连队的阳班长。这位经验丰富的老兵,总能从容处置各类突发问题,熟练根据风沙、温度、地形变化,灵活调整操作方式,真正把理论知识揉进战场,落到实战。

训练间隙,我主动向他请教,阳班长告诉我:“战场没有标准答案,过硬本领不只是从书本上学出来的,更是在风沙中磨出来、苦累中熬出来、一次次失败中练出来的。”

在阳班长的帮带下,我丢掉固化思维,坚持每训必复盘、每错必深究,跟着连队研究特殊情况处置技巧,在一次次极限磨砺中补齐能力短板。前不久,我提出的“关于某型装备底盘维修”的建议,被连队采纳,得到战友们的认可。

夕阳下,队伍沐着余晖返营。我抬眼望向车窗外,行军车队卷起漫天烟尘,遮挡住远处连绵的群山。我心里不由得续写起郭老的那首诗:艰苦,是实习时遇到的难题,战士只有潜心解題,才能实现成长与蜕变。

鲜视线

学期尾声,暑假将至。然而,在网络空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某学院多媒体教室内,却是一片肃然。“嘀嗒嗒、嘀嗒嗒——”一阵特殊的电波声蓦然响起,划破了静谧。

这是赵教员精心安排的“精神回溯”。作为军队教学成果一等奖获得者、学院思政育人模式改革的骨干,她将课堂化作时空隧道,带领学员聆听历史的回响——这声音,来自95年前江西宁都小布镇龚氏家庙,我军最早的“半部电台”。

“这不是下课铃。”赵教员站在学员中间,目光沉静,“放暑假前,让大家听听这声音,掂掂它的分量。”屏幕上,龚氏宗祠的老照片映照着岁月沧桑。这声音,是赵教员前不久深入江西宁都实地调研后带回课堂的“泥土气息”,是对那段峥嵘岁月的深情唤醒。

听,穿越95年的“嘀嗒”声

■方 娇 正 毅

装,我们这一代,该如何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?

带着这个问号返校,大四即将到来的高强度训练、高深专业课、毕业联考压得陈岩有些喘不过气。体能训练冲刺时,他感觉喉咙发腥,双腿灌铅;专业难题面前,他常感困顿迷茫。“疲惫至极时,不是没闪过‘算了吧’的念头。”每当这时,参加地标“打卡”活动时的所见所闻所感,就会成为推动他不断前行的动力。

悄然间,变化在陈岩身上发生。

五公里极限冲刺,眼前浮现红军冲锋的身影,他咬紧牙关默念“坚持就是胜

利”;专业学习遇阻,想起先辈们在极端困苦中钻研克难的韧劲,他沉下心来,将复杂原理视作必须攻克“密码”。体能成绩从勉强过关到稳定达标,专业基础也愈发扎实。他不再被动训练,开始主动加压。

“‘忠诚’二字,过去觉得很宏大。”综合训练场上,陈岩擦去脸上的汗水,语气平静而笃定地说,“如今,我明白它就藏在每一次力竭时逼自己多跑一步的坚持里,就在每一次操作训练中追求极致精准的要求里。”

讲台上,赵教员关于“半部电台”与通信兵精神的讲述渐近尾声。大家的神